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十八回 親勘災荒掃除積弊 略施小技驚走群雄

且說陶澍將查賑事委托林公之後，一面令督標譚游擊，挑選精兵一隊，跟隨林公出發。林公回到衙門，命張幼德、楊彪二人先往泰興，面見許邑令，設法把陸長樹、王玉淋先行監視；自己便與譚游擊坐船帶隊渡江，直到泰興縣碼頭停泊。那時許邑令已與張、楊二人見過，佈置一切，現在聞得林公到來，已在江邊迎接。林公即傳張、楊二人上船，幼德稟明陸長樹、王玉淋已經拿到，看管在縣衙門裡。林公獎勵了幾句，又見過了知縣，即行登岸，傳見辦賑人員，略訊幾句，林公胸有成竹。那日復查被災戶口，差官兵士一律跟同前往，命張幼德、楊彪照著被災戶口冊，挨戶逐口查驗，查完一戶，即命楊彪用油灰書查過兩字，查完一村，即命隨行書吏，照查見姓名，榜示村口，然後再查第二村，計共查得六個村莊。那戶口冊上書明十三村，被災男女人口，原載二千三百四十人；現在復查，只有六村，共計九百一十一人。林公復查完竣，見被災區域及戶口減少半數以上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即將泰興知縣及該區鄉董、地保等，傳齊詢問。先向泰興縣許魁問道：「此次被災戶口冊，是否係貴縣所造？何竟浮報過半數以上？當時曾否親加復查？」

許魁答道：「江北習慣，調查被災區域戶口，向例由各該鄉董責成地保檢查造冊送縣，卑職即派漕書戶房，前往復查無誤，才向申報省憲，請派委員復查，未曾親往查勘，實是卑職疏忽之罪。」林公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構弊顯然，其罪雖不在貴縣，但貴縣身為親民之官，對於災賑大事，悉委於猾吏之手，致濫支浮報，貴縣上何以對朝廷，下何以對百姓？」許魁連稱卑職知罪，懊喪退出。林公率隊回船。

王、陸二犯早已解到船上，遂即解纜渡江，直抵下關停泊。

林公率隊登岸，乘轎回衙，吩咐將王、陸二犯送發獄局，按律重辦。然後親赴督轅，面復陶製軍，把拿犯復勘情形，詳細說明。陶澍欣然道：「老兄的強乾，簡直當世無第二人，江北連年捱荒請賑，蘇省屢次派員復查，徒起糾紛，未能檢舉弊竇，今番老兄親赴災區，只有數日，多年積弊竟能水落石出，把持捱荒吞賑的土棍、猾吏，竟能一並拿獲，殊出兄弟意料之外。

不過今番得老兄鼎力徹查清楚，固然是江北人民的幸運，但是目前拿到王、陸二犯，從嚴法辦，自可懲一儆百，使奸吏、土棍不敢效尤，若是日久玩生，再有同等情事發生，仍不免虛耗國帑，理宜先事預防，兄弟意欲偏勞老兄妥擬賑災章程，務要防微杜漸，掃除積弊，使賑款不致虛耗，災民能得實惠。擬定之後，奏請頒行各直省，務切實施。至於那王、陸二犯，是蘇省的吞賑要犯，許令顛預操政，自當交程中丞懲治。」林公應聲遵命，離塵輿辭回衙，親自擬就查災放賑章程，送交陶製軍閱看。陶澍便命折奏師爺恭繕奏折，敘明此次林公查明泰興捱荒流弊，附呈災賑章程，奏請欽定頒行，即日拜發。旋奉上諭如議辦理。

自此以後，朝廷對於林公更加倚重，正擬擢升巡撫，不料林公接得父歿家報，立刻帶印上轅門，向制軍稟明奔喪回籍情形，遺缺由陶製軍派員代理。林公回衙料理一切，連夜挈同張、楊二人登程回裡，虧得鄭氏夫人早回故里，等到林公還家，棺殮事由夫人主辦停當。林公居家守制，因見福建瀕臨海峽，地勢斜峻，河流水急，農業無從發展，林公欲為桑梓謀幸福，便集諸巨紳籌商。林公問道：「侯官境內，不少空地，何故不栽種雜糧，以資民食？」宋太史答道：「只因境內多山少河，天雨則山水下衝，隨地淤積，天晴則各處早潦，無水灌溉，因是只能栽植果木。」林公說道：「福州西湖面積甚廣，若加疏濬，天雨可容山水，天晴可供灌溉，加惠農民，實非淺鮮，諸公何不疏濬呢？」宋太史答道：「開濬西湖誠屬急務，只因經費浩繁，無從著手。」林公說道：「兄弟忝為本地居民之一，只因從政在外，不能兼顧，現在家讀禮，疏濬西湖，義不容辭。至於經費一項，本為重要問題，愚意有三項辦法：一是在座諸公分擔捐募；二是暫借地方公款以應急需；三是請求官廳在稅捐項下，代征疏濬西湖經費。以上辦法，不知諸位意下如何？」在場紳士見林公肯負責，自然齊表同意，於是大家擔任募捐，另由林公向閩督及各司接洽移借公款，代征疏濬費用等事，一面著手籌備報工開挖，由林公為董事，辦事認真，只有一個月功夫，工程告竣，居民沾惠實多。

林公守到終制，奉旨補授湖北布政司。次年春，復調江寧。

隔了三個月，擢升河督，專管運河及黃河堤工，責任非常重大。

因為那黃河為中國第一巨河，上游高峻，下游特低，故水勢非常湍急，每當春暖冰解，及夏秋發水的時候，水勢更覺急驟，一瀉千里，堤岸稍有鬆壞，就要決口，往往衝毀數縣田地，故爾每屆夏秋兩泛，河工最為吃緊，倘有疏虞，頓成澤國。每次決口，人民損失財產不可勝數，朝廷因此特設河道總督，專司防河工程，歲耗巨額修堤費，設備可稱周密已極，哪知決口的事，還是時常發現。朝廷選派大員查驗河工，總是不能得到個切實的復奏，素知林公辦事認真，政聲卓著，故爾特頒上諭，擢升林公為河道總督。清朝故例，外省大員升任，例須入京陛見請訓。林公在江寧接奉了上諭，將藩任各事，趕辦移交，與後任交替之後，即行挈眷登程，入京陛見。

此時張幼德因兩耳重聽，告病回家，俠女紅娥，也被丈夫周保緒接到揚州，夫婦同居。紅娥拜認鄭氏夫人為義母，因為大婦悍潑，情願隨侍義母，不願夫妻同居；鄭氏夫人膝下無女，愛她猶如親生女兒。不料保緒的原配產後身亡，保緒久欲把紅娥扶正，如今天從人願，馬上函稟林公及鄭氏夫人，聲明迎歸紅娥扶正，不再續弦。鄭氏夫人，因為關係紅娥名分，不得不放她回去。紅娥臨行，留心腹使女燕兒侍奉鄭夫人；燕兒二九年華，生得嬌小玲瓏，本是鏢師的女兒，且得紅娥親傳衣鉢，把全身本領一起傳授給她，加以不惜苦功練習，簡直不弱於紅娥。紅娥臨別，叮囑她道：「我和你相處既久，我的心事，你總該知道，我走了之後，你須代替我的職務，保衛林公及鄭氏夫人，你總要忠心事主，不負重托。我以義妹待你，鄭氏夫人等也必另眼相看。」燕兒感激非常，一一答應了。不料紅娥去後未及一月，林公就接到升任河督上諭，即日交卸進京。此次並無多人保護，渡浦僱驢車，一路取道入京。

那一天行經山東道上，未及傍晚，燕兒忽向鄭氏夫人說道：「請夫人向大人說一聲，傳命車夫，就此臨城落店歇夜。」鄭氏夫人訝然問道：「此刻過午未久，為時尚早，正可趕行數十里，何必急於落店？」燕兒答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此間道路，不比江南平靜，走路非處處留意不可。小婢曾隨先父走鏢，山東道上，也走過幾次，故知臨城以北響馬最多，上午經過，可保平安，過午之後，踏到響馬汛地上，除非插有鏢旗的鏢車，或鏢師口喝鏢令，方可通過，以外行商過客，都不能倖免；況且小婢方才見有四個大漢，跨馬掠車而過，不象善類，故特向夫人陳說。」鄭氏夫人道：「行李中並無黃金珠寶，只有少數川資衣服，怕什麼響馬呢？」燕兒道：「此話固然成理，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如或真的被盜，那時總多周折，也覺受累，不如提早落店，避去他們的為是。」鄭氏夫人稱善，使命從人將此意告知林公，吩咐車夫就此地尋客店歇夜。車夫本是走慣江湖的，也知前行多響馬，便欣然應命，驅車到招商客店門前停車，店小二趕來招待。林公夫婦下車，到客店內擇定房間，稍事休息，行李自有常福搬入後面客房中安頓。

到了黃昏過後，大家用過晚餐，林公先自安睡，房中共設三榻，林公臥正中，夫人臥左邊，右邊一榻，留給燕兒。那燕兒服侍夫人安歇後，即向行李箱中檢出針線，兀坐燈下，做自己的繡鞋。鄭氏夫人因燕兒日間一席話，盤旋在胸，故翻來覆去，不得入夢。街坊上已鏗鏘敲二更，見燈火未熄，舉眼看時，見燕兒還坐在燈前做針線，就開口說道：「燕兒為什麼還不睡覺呢？來朝要趕早站的，早早地安睡吧！」燕兒答道：「小婢因足上鞋兒破舊，進京去不像樣兒，打算趕做一雙新鞋來替換。

夫人自請穩睡，小婢再做一會，也要睡了。」鄭氏夫人也不多說。燕兒又做了一會，便收拾針線，吹滅燈火，登牀睡覺。她等到林公和夫人熟睡之後，又悄悄地起身，就沿窗暗處坐定。

燕兒畢竟是鏢師之女，對於江湖上的情形熟悉，她因日間見了那四個大漢之後，故早就歇店，又恐今晚有響馬來算計，故爾悄悄兀坐窗下防守。直守到三更過後，正覺疲倦欲眠，忽然聽得窗外石子落下的響聲，明知是夜行人的問路石子，接著又見窗上有黑

影閃過，暗想：不出我之所料，盜匪竟然來了！

虧得早有準備，不曾熟睡，否則豈不受了他們的暗算。一邊想，一邊忙向窗縫中窺探，只見庭中站立四個大漢，一律皂布抹頭，身穿黑色夜行衣，長短不一，面貌看不清楚，模樣兒好似日間在大道上遇見的響馬。心想：我是個年輕弱女，從未經過大敵，這四個盜匪，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若開門出去迎敵，彼眾我寡，雙拳難敵四手，如何可以取勝；況且盜匪目力精明，日間掠車而過，行李中沒有金銀，豈有不知，現在竟深夜趕來，不肯放鬆，察他們的來意，似乎不在金錢，必然另有作用，或專來尋我們大人的事，也未可知。今天他們共有四人同來，我若出去迎敵，室內無人照顧，他們若剩出一人進來，豈不危險？

萬一大人有三長兩短，又如何對得起他呢？照此情形，只好死守在此，他們來時，便行出手，他們不來，只當不知，倒也是雙方兼顧，以逸待勞的法子。

她打定主意之後，仍舊伏在窗縫間窺望，那時只見兩個大漢已撲到窗前，前面一個先貼近紙窗，用舌尖舐破一個小孔，向內張望，所幸房中火光全無，黑黝黝瞧不見什麼。燕兒卻在暗處望明處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她就伸手入針囊中，摸出兩支純鋼煉就三寸三分長的太陽針來，一手拈定，覷了個準頭，纖手一揚，只見兩條細線般的白光，直穿紙窗而出，向盜匪雙目中猛力刺進，直貫腦海，那人只喊得哎喲兩字，立刻倒地。後面的那個見此情形，弄得莫名其妙，便將頭湊向窗孔中瞧看。那時，燕兒見出手奏功，一盜已經栽倒，頓覺精神大振，又摸出兩支太陽針在手，此時恰好那二個又湊到窗上，燕兒瞧得真切，轉手一摔，兩絲白光過處，窗外忽然狂叫一聲，接著撲通一聲，分明第二個又栽倒了。此時那在外把風的兩個，見了如此情形，料必室內有能人埋伏，不敢冒昧破扉殺人，恐怕再中暗器；又只道二人未死，立即各馱一人，躍登屋頂而逃。

燕兒暗暗歡喜，見二盜背屍而去，不覺說道：「沒眼賊囚，竟敢來姑姑前獻丑，真是自己討死！」此時林公剛正一覺醒來，聽得燕兒在暗中自言自語，就問道：「燕兒你在那裡說什麼？」

燕兒答道：「靠大人洪福，剛才來四個盜匪，已被小婢傷了兩個，兩個背馱受傷盜匪，越牆逃去了。」林公說道：「難得你有此絕技，不愧是紅娥的義妹！」說到這裡，鄭氏夫人也聞聲驚醒，互相慶賀。

究竟那四個盜匪為何行刺林公，是否有人指使？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